

田

亭

草

賀學憲饒公改鎮福寧

吾八閩青衿之彥得進賢饒公師表則期備也

此斗培塿之泰山矣公以臬憲董閩學尋擢參知視

學如舊是歲計偕事竣屬兩浙學憲逼試期拜命校

閱弗周爲論者所糾於是上命銓部覈諸督學憲

臣資望隆而積勞久者特從徙改以爲他日地而饒

公得備兵溫麻云蓋不佞翔嘗典兩雍之役其先佐

此雍則承乏攝事大率力瘁於升散神憊於課督操

之以不容斲之法格之以不得徇之情舉勞且怨叢

于不模不範之軀日攢眉蹙額而思遁矣甚則鍾阜

石城之雄燕磯鳳臺之勝不能一托足寓目至羈懷
梓里屢䟽乞身逃之于廣莫之野以自愉快豈其敢
爲避難哉夫肩重負適遠道固日虞其顛仆以羞任
使而願一弛擔也公之蒞吾閩也秉德豎標持方式
矩其督率在科條之外而孚格在聽睹之先諸司奉
章程分校錄者各循職掌而已罔敢有所闕覲請謁
以溷鑑衡以故諸人士憚公之嚴而不敢跳於法樂
公之寬而又不取干以情不佞之所難固公之所易
也詎寧有它虞焉顧行則跋涉居則防飭臨校繕閱
則焚膏辨色竟昏旦弗得休公之五載于八郡也其

賢勞亦已久矣公雖不曉曉自言司銓者自能心知
之而委曲爲公地也公今釋學政董兵事矣昔者六
月之雅咏吉甫北征也而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泮
宮之頌咏魯侯在泮也而曰允文允武式固爾猷夫
壯猶匡國樽俎折衝未有能判而二之者尼父斷斷
洙泗之間其歷聘侯邦不答問陳曰軍旅之事未之
學也乃夾谷之會麾萊夷靖鼓噪千里之難定於俄
頃蓋儒效章章如此溫麻環山控海閩浙波臣之交
道也自有倭患以來特置屯戍用裨將領之虎落繡
錯樓艦星浮於武衛甚設而頃者海上偵伺之訊謂

平酋殘孽方大治餘皇窺犯我中夏風飄所指不之
浙則之閩而溫麻實直其鋒銓司藉公於雄鎮蓋其
重也以公之英猷鴻畧彈壓未萌制勝帷幄方且以
文武憲邦方且使飛鴉懷音其庇此蒼生將宏以鉅
渠直青衿子蒙教澤已哉郡邑諸生某等皆公所優
拔士也將謁賀於公而屬不佞言昔關西諸門徒睹
三鱣之祥進賀其師曰先生自此升矣彼關西夫子
澹然無營豈膺顯之足爲忻艷夫惟樹勲國家勒銘
彝鼎將自茲始焉則諸門徒所爲師賀者也

莊母王夫人八十壽序

夫人之膺綸誥以司徒公爲左使時奏績拜命也今歲夫人壽八十矣夫七命隆階也八表崇壽也有叅知君爲之子與其伯氏昕夕承歡而諸孫曾玉立蘭馨森然掩映詎直吾郡無兩即寓內猶或難之矣漆園吏謂人生百歲爲期其間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夫人生長華族爲名公遵巖先生女先生夙負知人鑑覓快婿而得司徒公于歸未幾司徒公即薦賢書已廼陟上第歷華臚于今且六十年矣履順凝禧生平文一於詩人所謂單厚戩穀壽

而康壽而臧者種種具備此又人世所難也夫寧惟天之所縱以綏此純嘏其夫人實克得天耳夫人稟性賢明識理道其肅閨壺襄官業也皆晏然獨持大體以故司徒公得一意服官靡煩內顧砥爲廉而不必拔園葵豨爲慎而不必眎局鑰奮爲亢直而不必韜燈草䟽蓋自公宰劇邑蒞諫垣時而聲名籍甚矣則夫人匡佐之力居多已而出僉外臬人有爲公愠者夫人第忻忻慰公曰竊聞臣事君猶子事父東西南北惟命是從且焉往不自効也司徒公頷之自是踐數外服迄于開府夫人咸從在邸中所爲飭其內

政者凜如疇曩而司徒公當官之神情益暇豫矣司徒公里居十五載耽寂抱玄每遨游于山椒水滙取自娛適不佞與二三君子撰杖屨從焉顧或羈塵事弗克赴或先期以事告歸公蕭然事外卧空谷歷窮巖以興盡而止則內有夫人也蓋夫人之貽公以逸又如此然夫人即貽公以逸乎亦未始自勞瘁日匡坐淨室見兄弟不踰閩諸親鄙吉慶之延集謝不一應迄于白首猶然其措置纖鉅督理臧獲皆心畫願禔之不動聲色而閩內外宴如夫人之相于家與偉丈夫之相于朝又奚以異矣叅知君入賀闕下因取

道歸覲夫人疊疊問之曰孺子官督學又官薇省皆
而父所緣著聲猷也試自視與而父奚若叅知君一
一置對而喜色迫然也今簡書之期已及矣猶依戀
膝下不忍發歲十月之十日爲夫人設悅辰夫人之
外孫銓部丁君將奉觴爲夫人祝謂不佞居同里且
絲蘿之託繇于再世也知夫人宜獨悉而役之一言
爲稱觥侑夫銓部君夫人家陽元也宅相成而夫人
之女儼然稱太君矣是又一愉快事也當奉觴之日
夫人六珈瑱掃南面萱堂之上兩郎君綵服西鄉侍
丁太君程綸東鄉侍諸戚屬各以其序從外內諸

列於堂祀夫人陶然舉三觴乃左顧叅知君語之
曰孺子世受國恩而日第依戀梓里謂報稱何宜及
期適發慰而母心叅知君當唯唯惟命繼自今諸孫
之鵲起鵬搏且與夫人家陽元齊惠競爽其志逾怡
神逾王開口而笑之日未可以年數期矣矣不佞兒
孫齒鴈序而事夫人也猶當以一言進

中丞金省吾公六表壽序

閩跨山履海負嶠則虎豹吹波則鯨鯢往嘉靖之季
烏夷內闕荏苒揭竿之孽群嘯呼應之而全閩眷眷
大亂邇歲東藩告警 聖天子屋南顧憂謂填撫重

臣實繫海邦司命諫于廷議無逾錢塘金公者公遂
膺特簡擁節鉞入閩矣公雄畧壯猷隱然有帷幄折
衝之氣而復以忠實心運之博詢群策力肩勞瘁廣
間謀則捐曲逆之金度形勢則聚新息之米搞戰士
則斥武安之市租定方畧則勒營平之圖繪庀餘皇
殲器械則壯臨淮之麾幟諸皆集思慎畫而間以便

宜從事運斤生風於是島夷情形公咸得其要領而
艤艫之哨訶屯戍之控扼星列碁布所在森然屹海
上金湯之固若浙若粵勢比唇齒亦倚閩爲長城島
夷方睥睨寢謀不敢窺左足而動頃中使董榷稅來
也群情洶洶竊虞其不可嚮邇公雍容調劑之張弛
互用所爲羈紲其群下若講鷹拳虎能令戢翼頰首
馴狎於條籠闌檻間以故閩士民得安枕含哺視諸
路獨稱寧帖公之功與德詎第在耳目之前已也會
有爲蜚語中公者公慨然曰是固吾稅駕之秋也市
虎之誘竟當自明所幸封疆無事惟奉茲報國之

終老巖穴足矣遂引疾乞歸疏三四上祈得請

先是公爲曹郎時蔚負時望出視三楚學政風裁凜凜楚權貴人目攝之極力擠公間關百折董乃有今日而復爲忌者沮也涉世之難一至是哉公雖奉俞旨予告謗議旋白 聖天子難其代者復借公重卧而治之公所督勵將士激揚群吏一不改于疇曩閻卒伍胥以獲借公爲幸是歲公壽六袞矣孟陬之念四日爲公懸弧辰藩臬闔司諸大夫將修詞爲公壽而屬筆於不佞蓋公自得請後移鎮建州旌旄日遠不佞嘗旁問起居竊聞公幽居一室憲邦餘暇

然若有味於參同之契講虛翁經伸之術者古所稱
江海之士不激亢而高不導引而壽留侯在漢鄴侯
在唐出處進退之際咸有所托而逝焉公方日跂息
肩矣近望武夷幔亭君烟霞咫尺相接遠望西湖林
處士隱居遺迹公生平嬉遊處也恨弗獲須臾奮飛
枕石嗽流與方外者侶顧丘樊畎畝之樂亦若或斬
之未可旦夕有也即有之又未可久爲安也今寓內
號泰寧而覺蘖潛萌匪英賢莫濟公即棲遲衡泌必
有推轂公而前者規中却期之說未敢遽爲公獻惟
是公方造於吾閩而閩人有大願於公也其君

日賡樂只之咏其小人日誦春酒之歌齊心叶詞以
効諸數千里外持左券而驗之于天公之壽日升川
至矣不佞區區燕言豈其爲同袍私願蓋述士民遐
祝念以復諸大夫云爾

琴莊隨筆序

天才黃憇攷君好古負竒困場屋之日久則跳諸經
生帖括外與名人達士結社賦詩以紓其慷慨磊落
之氣居則編茅藩戶據梧鳴琴甚適也所著琴莊隨
筆蓋繙閱載籍證彙時事而適然有當于心者儀部
何君為梓以傳余讀而愛之因憶宋洪文敏公平居
手不釋卷上下古今所稽覈評隲積久成帙凡為卷
七十有四乃其自述云意之所之隨即紀錄任其後
先無復詮次故目之曰隨筆而臨川何學士序之謂
其可以稽典故廣聞見正訛謬膏筆端君豈其慕而

倣之耶抑創意獨製而偶與之符耶文敏公官翰苑
出鎮浙東上探祕府之藏下采叢軸之肆縑箱閱蓄
固宜其著述之富若是君抑首經生技力弗能廣致
箱麓今編中稱引孫蔚宋次道家富藏書而日給就
觀者酒饌恨生不與同時也察君意猶以積書未廣
為憾顧細閱所論著業已擷子史之菁華苞昭代之
文獻舊聞往蹟並入網羅乃至澡行洗心黜名崇實
杜靡還樸之際徃徃借古風今舉一勸百其徵詞顯
義有足醒人深思者藉令儋爵撫土巖居川觀之士
握卷涵泳未必不倚為得朋之助而踴躍會心其在

禪於民風世道良非淺甚文中子所謂可以諷可以
達可以蕩可以獨居茲編殆庶幾近之不第廣聞見
膏筆端而已夫立言而靡當於用即汗牛充棟祇爲
說鈴儀部君博學卓識特注意茲編而亟稱之曰章
章法言字字良箴必其中有獨契未易尋章摘句與
世人道者余故謬爲之序以表我心之所同然云

封太安人蔣母貞節吳氏七十壽序

余閱史傳所紀閨闈之秀率多遭家不造間關荼苦而凜然挺姿松柏抗節繁霜以永垂徽於彤管其諸履坦撫順相夫育子克底于成如孟昶之妻周韋逞之母宋者上下儔侶中十不能構一三古人有云士窮乃見節義夫女德亦然哉顧其所經營拮据彈力盡瘁爲延宗祊報九京計耳徃徃節立矣而子不必賢子賢矣又不必及親而仕彼蒼者若重困之求其行胤嗣於一綫改淒局爲華閨壽履昌隆燕詒咸慰如虞潭之母孫魏緝之母房者百不能構一二蓋天

之難定如此乃吾黨有蔣母吳太安人植艱貞之節
叔已定之天則郡中所樂道云曩贈公捐賓客太安
人年甫二十一耳氏部君未離襁褓舅姑嵬然在也
太安人擗踊絕粒誓以身殉姑氏挽而諭之曰事有
不可知者吾二人是已惟茲血胤繫婦氏是賴若弟
自捐溝瀆爲匹婦諒泉臺之目弗瞑矣太安人乃忍
泣含辛撫梵梵之孤而長之自其任受書逮于習舉
子業諸所延師課督若循級而登計筭見效僂薄嬉
遨之子耳目玩好之娛絕不令斯湏濡染以故民部

君遂克芥拾一第以振其先世其家皆北民部君

江山晉留曹卽太安人膺 綸封者再矣屏華就約
澹然如婺居日文時時稱引庶吏勗之民部君曳綬
董權所至著氷檠聲念母志在善養也當太安人受
封時或謂太安人守孤孤立於法宜旌而重以子貴
也夫郡中稱太君者豈尠哉柰何令貞操偉節壅闕
弗耀乃民部君兩捧 制詞恭誦之則云青年掩鏡
晚操凌霜又云矢之死以殉夫已強生而鞠子君不
覺舉手加額曰猗與吾母之獲封也奚殊于獲旌也
卽旁觀竊聽者亦曰 聖天子明見萬里詎寧以闈
闈遺矣是歲太安人壽登七袞九月之二日爲設帳

辰民部君屬以使事抵里欄絲在前孫枝交映宗黨
姻戚相率奉觴上壽頌從一之操者賦柏舟頌胤嗣
之佳者賦麟趾頌詒穀之長者賦有駉頌壽考之履
者賦蓂蕭於是民部君長跼請曰小子彥祗役于外
久睽膝下請賦北山以追寫我思惟高堂進匕箸焉
太安人適然為舉一觴已乃遍觴賀客而更生為之
次其事

賀大叅大若沈公晉長闈臬序

四明沈公遺榮里居者閱五載矣頃歲起家參藩董
清漳備兵事憶不佞佐春官時公方司儀制儀制於
諸署中最號繁劇猾胥之作奸中貴人之請寄叢焉
公之理其曹務也詳而有體正而不撓大宗伯東阿
于公亟稱之曰經濟才也即不佞坐蕭伴食無所短
長亦私察公所爲政而羨慕之既謁告南歸公出蒞
楚臬晉叅藩東土聲實方隆隆振而今首揆公者公
從弟也時已直黃扉襄袞勿矣公謂物忌太盛老氏
戒知止遂引疾去之輿論咸謂當留公不能挽也自

是棲遲林壑有終焉之志乃秉銓者方搜拔雋疇布
列中外不令謝安高卧以胡越此蒼生遂起公于田
間相君亦貽之書曰弟可以出而仕矣柰何以我故
妨賢路公乃唯唯清漳臨海而郡其民狎鯨波與島
夷為市羯羴而輕犯法獄訟叢夥公曰欲直影者先
其標疏流者澄其源耳至則振飭綱紀表帥群僚黃
墨綬而下靡弗跋跋循軌者嗣而詰戎索以嚴理刑
獄以慎煦蒼黔以勤卹介冑之士閭閻之衆咸畏且
懷之是歲有化外夷酋挾鄉導駕艤艘泊於彭湖之
島通譯而求互市如粵香山列沿海居人徇徇莫不

其命乃諸奸伺罅者圖闌出財物以牟竒美耽耽方始也維時轅門之戟未豎防海之監司多缺公獨肩任而心營之密偵訊嚴要東誠諸樓船下瀨將卒厲戈矛以竢遣譯者語之曰仰藉 聖天子威靈餘皇鱗集卒乘競奮必不玩愒旦夕遺將來疆圉憂顧朝廷方用止戈為武不殺為威若其亟引去毋貽後悔夷酋知我有備又知其不可得請乃乘風揚帆而遁時左使蘭谿徐公已被命建節然杜其闌伺折其牙距者始自公也瀕海郡邑士庶咸懼忻稱慶云夫以養由基之善息乃克百中於穿楊庖丁善刀而藏之

故批大卻導大窾而若然靡滯公歛其精神方畧韜
之有年宜其一出而壯猶若此矣初公之出也人謂
公積望久直以閩中為遽廬耳乃重循魚貫雁行之
次需之餘二載乃獲一遷而又不離吾閩也夫今之
仕宦者大率為官擇地耳其在西北邊要害則抵掌
籌兵掀眉聚米借尊俎之譚而躡之其在中州名區
則雍容風議送往事居借交游之譽而躡之其在顯
貴人桑梓則猿攀蔓附或陽遠陰親借左提右挈之
力而躡之抑豈無英哲賢豪藉手名邦以自表見顧
吾宦者茲其數穴矣閩海內一隅也云天遼絕物力

凋瘵纓紱徒盛而聲猷不揚視之象郡祥疇差勝云爾雖有巧宦之手奚所借以為階梯故今之結鞬憑軾而來者皆戛自樹立不資與援者也相君以夾袋羅天下士藉第令過自引嫌不欲援公自近則古有內舉不避親者故實具在何至以祁奚狄梁公為不足法毋亦素知公之恬於進姑遂公志用益鬯其遐方之聲猷也乎公今秉憲一方屹然與內臺埒閭雖遐僻日藉公為重銓司且采公聲實請之 上召公矣郡太守宣州張公暨諸邑大夫徵不佞言為公賀竊謂太守公褒然建詞壇赤幟奚庸借口於鄙人邑

大夫曰體宜爾也不佞乃敢以蕪詞進

送邑大夫王侯入覲序

曩不佞屈首下帷每扼腕世務竊不自揆謂倘徼天
幸得釋鉛槧服官政則願試一邑自効即羨錦學製
未操刀使割之謂所不敢辭既已濫竽詞垣上下千
古載籍核吏治失得又輒悟宰邑之不易而曩所自
期許祇覺誕而無當也馬班所紀循吏曰奉職循理
曰廉廩德讓而獨孔子之告子路昭然爲吏治法程
言循良者本焉蓋子路宰蒲憂其難治而孔子語之
曰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彊愛而恕可以
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姦夫以由也之果豈少正與斷

哉而曰寬與溫曰恭與敬曰愛與恕處其六焉由也
奉之夫子入其境而嘖嘖稱善吏之所爲循可知已
彼据法守正之趙禹彊項擊斷之董宣曰彊曰察而
不得曰循甚且列之曰酷甚矣二氏之說似孔子矣
浙長興王公之蒞吾邑也初至而延見士大夫暨鄉
三老詢閭閻利病貌溫而氣和人人得以所懷自吐
咸相顧喜曰公溫恭人也兩造詣庭下稽貌聽詞務
得其情乃止即怙諉負枉者據法懲之無劇管盛怒
則人人相與語曰公平恕人也公盖念宰邑之不易
而慙然有子路治蒲之憂者是歲夏旱穀爲虛公使

步行烈日中往還郊外靡神弗舉輟催科停聽訟迄
靈澍應禱乃始洗沐而休焉而公之瘠已肥民弗自
謂憊其剖折重獄摘發巨姦主詳安不主揮霍始於
雍容竟於精覈即號稱嚴明開敏者無以喻也蓋公
之蒞邑有所式廬倒屣以爲敬而不槩施於陽鱈有
所閉閤鞭蒲以爲怒而不假貸於城社有所勅法明
罰以爲正與斷而常出之寬與溫暮月間士氓之頌
聲載路聞公以入覲行如赤子之離乳保依依不能
釋也惟是上計竣事後當復得公爲快郡邑博士暨
諸弟子員謁黃生請曰竊聞老氏有云貴富者送人

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儕沐令公陶鑄厚德以公之
懸魚留犢也不敢藉寸縷一函爲行李獻而願丐長
者一言贈焉黃生菲劣安敢自附於仁人之言夫公
則誠仁人也茲行也圖書束裝祖席在野肴核既徹
登歌斯興則南山有臺之三章在無藉不佞言爲矣

公東歸序

出為吾郡守公趣操峻拔巍然
竅剽劇如干越之劔也初下車
謬對曰政在嚴嚴乃成寬公曰
昔云矣顧嚴獨政哉夫律已嚴

心人望而畏

標的豎防範嚴心近習肅所以本也無諸已而求
人猶植曲木而求直影也不佞聞其言躍如焉吾
俗故狎詩書習弦誦乃近俗奢靡甚奢靡則物力
物力竭則日仰機利窮里剽劫之盜鮮衣凶服之
為趙子都尹子心所不貸者積橫恣為閭閻苦公

摘其主名用惠文法按治之至其煦翼諸士民則
汗津然不啻若赤子人謂公鋤莠亦以養苗耳而又
清潔自守如尹翁歸勅厲功曹如王子贛視所語不
佞者直可操券而驗以故蒞郡甫半載而一時景象
赫然改觀郡士民畏且懷之恨得公暮乃是歲屬留
都計吏公中蜚語當解郡待左遷行矣知公者相與
駭嘆曰公曩令壯邑今蒞劇郡皆恢乎遊刃有餘也
而何難于留署嗟乎今之計吏治者曷有定評哉時
方喜捷給則老成持重者為遲鈍時方喜圓通則秉
法不阿者為迂闊時方喜儻然則介持寡與者為張

策列夫嘗誓熾而黑白清蒙垢傾險之夫巧於擇人
以自代而操其柄者又或枉衡鑑狗之遂使網漏吞
舟蠅玷完璧所由來舊矣公之及也固其所也竊嘗
睹自古極辨之朝其課吏甚核而憐材甚恕張敞之
守京兆蕭育之典右扶風政績卓然為天下最即用
已事免天子追思其績則一出而刺冀州守南郡憑
如故譬諸驂騑伏櫪無事悲鳴一遇糗
里矣乃今之棟銓者何苛也雖有瓌
然默不炫之士偶中浮議如墜淵下石
而升徒藉口功令俾豪傑抑首泯然

豈平世所宜有哉公暫釋塵鞅行
定荃艾自判廟廊之上倘能破常
居日久其視古置薤抱兒之野人
無存延訪之有加夫公固世情以
足干其靈府哉獨無柰吾郡人
生之請聊為序以贈公別

頌笑集序

頌笑集者南海李贈公集所爲詩而自爲之目者也
公少負璋質肆博士業有緒矣尋棄去學律令顧未
嘗一日廢吟誦也凡耳目經涉歲時感遇攄情繪景
咸於詩篇焉發之而初官攜李又海內人文地也公
上所爲詩于守守大奇之徧示諸寮屬無弗詫異嘉
賞者而三過堂烟雨樓二咏與諸縉紳詩並鐫石以
傳一時名僑胥願慕與公遊當筵擊鉢刻燭授篇公
賡和如響畲且人人嘆羨矣已而之韶陽之富水諸
大夫遞相獎識一如在攜李時即其地遐迹阻采鄴

曲寡和而公之吟咏不少輟以故長篇短什積累成帙而自名之曰蜩笑若云蜩與鸞鳩翱翔蓬蒿飛則搶枋榆而止於九萬里扶搖無羨也然而圖南之翼已有代奮者矣公之季子大令君以名進士蒞吾邑廉明愷悌達然稱最于八閩簿書餘閒間摛爲篇翰諸士紳咸得傳誦之而獨弗以示余曰此非劇冗吏所得爲未可聞諸長者蓋其冲挹如此一日持贈公集索余叙余受而讀焉睹其弘博瓌麗能鳴所自得之有斷鬚腐毫之士所未易及者不覺喟然嘆曰世網之限人也一至此甚乎蓋昔王子贛朱子元皆起家

文法累功能而躋宗廡史冊所載第均用宦蹟顯未
聞其詞藻足稱也公積羈黃綬所至皆天心悅職郵
滯繫慎讞鞠營保障絕不以脂膩自染卽王子贛爲
鹽官長朱子元爲安陵丞所奮豎未能遠過而公之
詞藻又復章章若是顧諸大夫交游第爾賞心擊節
竟未有振頰頰拔公者坐令翩翾轉徙卒不能越枋
榆尺寸也豈非有所限之耶抑古人有言詩能窮人
公其坐此乎然茲集也載公名以有永矣

左史顏桃陵翁九十壽序

顏左史余吟社友也吾里中之有吟社蓋倡自嘉隆間余擲自詞林謁告歸諸耆彥少儻握觚翰稱詩者凡十餘人余亦策蹇與焉而左史公實主壇坫執牛耳時公方薦澤官待次已謁銓爲九江別駕左調大寧參軍所至皆用詩名顯逮棄左相里居里中後進爭慕公則又邀公結爲社公折行輩而與之上下于于然不謂屈也即頃者雅音日振家沈宋人李杜而咸望公爲指南是歲公壽九十矣昔衛武公年九十餘猶箴警於國曰苟在朝者毋謂我耄而舍我即所

作抑詩曰敬慎威儀曰不愧屋漏兢兢愷愷惕自大庭
迄于衾枕一何其潔雪粹白也公天性孝友蚤歲順
親志盡讓厚產與弟有薛包之風別駕江州人謂公
善詩率以白司馬目之公不爲嘯咏隳職業亦不屑
阿媿干時好既得左調第怡然安之曰吾仕當五柳
先生之鄉願竊自附焉耳故竟撤王門之裾以去公
居永春距郡城百餘里而聲名籍甚郡中蓋公既善
詩歌復工行草書法每一抵郡舍則持赫號便面就
公馬題咏者踵相接于門公揮灑應之閱昕夕不少
倦間或治醪酌邀公公亦油油然往每接席危坐譚

原缺

潛見輿紀序

侍御梅巖蔡公嘗持斧按粵東粵東士民戴之爲建
祠勒碑以志永慕逮投替歸養屏居田里所爲德于
鄉非一鄉士民戴之相率而勒碑祝頌者猶粵東也
粵東之碑記五漳鄉之碑記二與侍御公遊者合梓
以傳名之曰潛見輿紀余偶得而寓目則輒有深羨
焉夫御史職司激揚古所稱埋輪攬轡能令豺狼避
路隸吏解綬而於民則弗親未有得黔庶輸心特爲
祠祝也者迺至士君子居則惟曰逃虛抱寂爲脩
而已矣顧劉季陵閉門掃軌而見非於杜密陳仲弓

平心率物而不耻遺名於黨錮至令持議者莫知所
折衷以今觀侍御公之或見或潛兩獲令名有以也
當公之按粵東也飛帆渡海不避風濤已奮然有澄
清天下之氣迺其解澳黨以銷反側覈度田以均繇
後計葺輿梁特罷征稅即渤海山陽之良吏所爲畢
力殫精怔營歲月者公第一指顧撫畫而坐收曲突
徙薪之效貽乳哺衽席之安粵東人方望爲福星而
公遽解轂去矣公既抵里而徜徉林壑於田父野叟
無所町畦每察閭閻疾苦而多方拯救之進諸學子
問業而悉心牖導之洋坪下陂之水利營蓄蓄洩躬

勤督視捐金穀佐費俾五社媵畝世享豐穰而公實
不以饘粥之資需霑溉諸人士謂公清高如劉季陵
而不爲獨善德化如陳仲弓而不爲逶迤聞者咸謂
確論夫公之蟄奮泥蟠皆盎然有造於士民如此宜
乎其祝頌之有同聲也蓋吾儒之言潛見也本諸易
易之乾曰潛龍勿用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樂行憂
違惟時所值而夫子之言龍德則曰信庸言謹庸行
德溥而化耳矣騶孟氏曰不得志修身見於世安見
潛之不爲見也公性資沉毅在中臺耿介特立不屑
與時俗上下以故媚忌者擠之外服然而公先引疾

乞歸矣自得請後棲遲衡門者幾二十載塵芥世路
殆若將終身焉者夫潛既犖犖見斯赫赫今起而備
兵瓊崖即曩日持斧觀風之地其壯猷令問日益休
鬯余與公相識于席研間固于其庸言庸行預卜之
今日已茲不揆淺陋以贅語并諸簡端而預頌之曰
公之見又且自瓊崖益著矣

邑大夫李侯考最序

南海李侯以名進士縮墨綬入閩也再徙治劇而蒞
吾晉江今報績功司蓋合三邑令政而彙輯之以登
上考爲百城冠云當侯第進士時年甫二十耳昔子
竒年十八齊君使治阿既而悔之使使追焉使者返
報命曰臣見所與共載者白首也夫以老者之智少
者決之阿必治矣馮野王弱齡爲中庶子自請試令
長安漢宣帝竒其志而丞相魏相以爲不可卒以功
次補當陽長徙櫟陽夏陽令用治行最累遷爲左馮
翊蓋才雋之士英猷敏識不可以年數限如此侯自

半連城而沙縣以漸稱劇棟事者實以漸試侯得無
有齊君魏丞相之意乎然而侯所至治辦聲譽流聞
不待累黍於功次藉智於白首乃再徙而得吾邑是
子奇之阿野王之櫟陽夏陽也邑士氓聞得侯則動
色相告曰是嘗兩宰邑而稱良者聞其興起覺校如
餘杭之范甯矣禱應靈澍如西華之戴封矣仁格猛
獸如江陵之劉昆矣 聖天子仁明畀賢父母於我
海邦如天之福也侯下車輒造廬請益延見諏詢諸
獄訟催科一切停寢需閱月而後即事逮至披案牘
臨兩造數行俱下剖決如流村無吠犬國無宿繫則

已人人惕息矣侯知吾邑所稱難者不在縉紳鱗集而在民俗梗悍則肅然下令曰國有三尺賦有常供爾胥曹中寧無五官椽之張輔習作姦獵賄者乎爾賦長中寧無神策士之尚君慶習負固逋輸者乎其各洗手澡心自滌夙垢不然者當據法案治之如王尊李頻故事凡侯所振刷騷除皆紀綱必飭勞怨不避而一以廉平爲之主乃至無告之羣獨無知之赤子惇惇乎其煦翼之也間復以聽政餘暇集黌宮諸生譚經課藝士斌斌景嚮旁屬邑多願就鑪錘者侯之年雖少而習若素鍊才夙裕而出之精詳故匪特

沐侯煦翼者交口銜恩即睹侯振飭者亦諗侯至意
主于安全造就始于畏卒于懷甫半暮而頌聲載道
彼二邑士民猶翹首慕之蓋侯在沙連爲發硎之利
又在吾邑爲就熟之輕車大窾錯節康莊峻坂無所
施而不可茲以奏績登上考也宜也中丞臺久撫海
邦物色侯非一日直指使者拜命闕下驅星軺望八
閩稅駕計且合疏薦侯于朝功司又且叙侯賢勞破
格徵召爲海內循吏勸諸士民歛承休德所傾心頌
願焉兩庠博士率諸生丐言不佞爲侯賀不佞老矣
詞不能文聊據素所鄉往者應諸師生之請

送都閩沈將軍之浙江序

當世路清夷時持議棟衡者率右文墨左介胄逮乎
事變猝起則助勦弗給四顧傍徨於是有禹步解闕
賦詩退之之誚昔在嘉靖季世南苦倭北苦縉紳

衿帶乃始抵掌譚兵即短後之衣磬控縱送之技不
憚以身嘗之而卒之折衝消難者亦於是取寄焉則
時之緩急使然哉宣城沈將軍世儒家子也大父侍
御公季父太史公咸以磊落大節有聞于時將軍承
家學弗售則投袂奮曰大丈夫振臂取功名奚必用
毛錐進哉爰改業騎射韜鈴連薦武科得詣轅門自

劾會島夷煽禍屬國請援時方急材勇之士將軍乃
奉檄仗劍驅馳于東北塞垣間所至皆賈勇先登耻
憑軾而奮蒙馬柄事者壯之遂以獲首 中率授邊
都尉董浮圖谷兵事大帥李寧遠特所器獎屢薦于
戎署不第揭一碑一障相委重矣會將軍論邊政有
所齟齬謝病歸閩撫臺金公聞將軍名又方經略沿
海與遼左協搗巢之策則羅將軍致之幕下初檄屯
海壇尋總浯嶼皆閩海要害處也將軍度形便葺營
壘整齊戎律戒士卒毋擾村落請中貴人毋摧轂艦
居民德之已乃天子衆曰某僂力行間奉國威鎮歷

海上其敢私士卒一錢者敢臨敵愛七尺軀者海若有靈寔隕越之諸士卒憚將軍之整服將軍之廉以宿飽爲投醪以超距爲對壘每汛期至將軍躬統餘皇颺帆建旆凌波濤出沒衆方盱眙錯愕而將軍晏坐遙睇意氣自如也以故東番之役戴星破巢所俘斬黠倭無筭紅髮夷人闌入我汛地求通貢市將軍直輕袍緩帶譯片語諭之遂心悸氣折而遁海濱士民頌將軍保障功嘖嘖若出一口詳具余所爲碑記中蓋昔漢武鞭笞四 一時効力武臣北則有李廣程不識南則有路博德揚僕顧出塞絕幕之騎與戈

船下瀨之旅不兩相為用而將軍用之北則北效用
之南則南效非所謂通才也與哉今將軍遷浙都閩
行矣閩帥與藩臬大吏鼎立為三每以職事書諾於
中丞臺雍容旅進而已即有摧山倒海之奇奚由自
表豎焉方今寓內寧謐海波不揚惟是 欵日久疆
場弛備居安思危者有復隍之憂樞府且羅將才備
緩急必屬之乎將軍將軍所為酬壯志而報國恩者
其又在他日矣余交於將軍也晚然一見輒瑋異之
謂將軍健將且有將畧也於其別序以為贈

惠郡太守拱柱胡公壽序

粵閩隣壤閩縉紳之宦粵東者其畎畝閭閻之謠頌
與道路行旅之郵傳響應互答也是時惠州守爲吾
郡同安胡公余剽聞其賢聲有日矣惠別駕施君龍
州令陳君貽余書曰古所稱良二千石皆謹身帥先
居以廉平而民從化夫其身先之也渠直化及士民
已哉即郡丞而下令佐而上咸遵軌望標庶幾無獲
戾百姓太守公於吾儕有厚造焉今當其覽揆之辰
且協群情爲遐壽祝而丐言於先生余謂二君所叙
述約而盡即累千百言無以加又安用贅則因而繹

之聊以慰惠郡士民之祝願云夫粵東故多腴郡珠
璣寶玩之繁瓌工作雕鏤之奇麗冠帶衣履天下若
脛走於四裔翼飛於九閩而惠無有也其有之以為
黔黎患者惟署宇憑穴之狐鼠崎嶇伏莽之豺狼郡
特以此稱劇乃分符者亦畏苦之公起家邑令習吏
事日久由計部即擢典是郡則慨然自揆曰主爵其
授我盤錯耶瘴霧可一眇而披貪泉可一酌而爽他
奚敢避難矣至則茹蘖懸魚為群邑令倡誠勅諸書
佐曹卒各滌腸灑指毋或舞文翫事輕試迺公法犯
者必罰無貴於是近習左右靡靡改觀矣乃所為興

除弛張皆提掇大綱班爲條教責成於屬邑總挈於郡齋大都慕龔黃遺風愛育黔庶存恤惇獨而以趙張治京兆之法輔之黃墨綬諸吏亦各分猷念斲無負公帥先德意以故詞禮村之剽盜芟薙魁黨嚴飭干楸而抱鼓絕警闢行省之郵道直達龍川次第及津亭候館而頽魴忘瘁戢庇盜之巨猾法在必行罪人斯得而黜馭屏跡凡公所爲治皆鉏螟滋穀勞永逸爲蒸黎久遠計其諄諄注意者尤在尚禮教正民俗每月之朔望行視學宮必引見諸譽髦譚說經義以其次日期會諸里正伍長率子弟讀法俾導以

仁讓敦睦之行郡邑士民益斌斌鄉風而公之治理
流聞盜溢于東粵燁然爲良吏冠猷畝閭歎焉祝
願不啻若其父母也蓋自昔稱壽之說莫辨乎詩詩
南山之雅云樂只君子遐不作耆而必曰德音不已
閔宮頌魯侯保彼東方宜大夫庶士而繼之曰既多
受祉黃髮兒齒夫其宜大夫庶士也非以令德哉至
于德音不已則令聞長世此之爲壽詎寧與大椿錢
鏗計春秋歲月則胡公之謂矣 聖天子淵居九重
而稽察吏治崇獎循良未嘗廢元康神爵故事褒旌
超遷之典且于公焉畀之公之名與漢循良守永永

並耀此諸士民所為公稱壽匪第二君所願言也乃至黃耆兒齒之祝則於期太豫事亦微淺不足溷公聽矣

清源文錦趙氏族譜序

趙氏得姓自造父之封趙城始其子孫散處於晉
燕隴如武如奢如廣漢充國以將相牧守之績顯未
易縷數宋受周禪追祖趙京兆逮乎靖康北轅德祐
航海諸宗室多竄居閩中吾泉郡之遺裔迄今猶有
存者而文錦趙氏弗強附焉文錦者趙氏世居故地
猶晉之西豪許之平輿邑里中所共指名者也本本
水原自為鼻祖不欲蔓緣旁引遙託於不可知之華
胄以炫耀睹聞詩禮遺教此其一徵已先是贈主政
公嘗肇修族譜閱今八十餘載矣比部大夫因甫君

承太守公命續修之告竣事而委序於黃生黃生病猶慙宿諾未幾而君棄賓客追惟酬札焚報古誼則然余即以焚草報君未爲負也病少間乃爲之序曰夫族必有譜重之也夫既已重之必且亢而張之於是乎爭勝之習滋夸毗之詞哆堂堂帝室與縉紳郡望競較低昂而鬻譜賣婚之俗雖厲禁不能止遂至尚姻婭者後本支尚冠冕者畧伉儷尚外戚者左儒素波頹茅靡種種如柳芳所譏而禮教漸以淪蔑矣間有英哲志士持高論矯之如雍州袁朗暨其孫誼自謂先世以來著節死難視彼耽榮慕祿者奚翅霄

淵即王氏累朝佐命李氏隴西甲族皆力排之不屑
與爲伍而岑文本評梁陳名臣子弟直以袁憲二子
爲首稱一時正論真是樹百世槩范或謂朗與誼有
爭心焉然其爭也君子矣趙氏累世賢哲登科第綴
纓紱者後先相望郎中抗言於朝署太守脫屣於循
良計部比部遺思於百里位不滿德時論悵之乃其
駁歷者顯融有待嗣興者接軌未涯也於吾郡閭閻
蓋如衣裳之有冠冕又皆好修砥行不屑以貴勢資
蓄稱雄長於里閭而太守公之研鑽經術植標闡厲
直與漢唐儒林諸賢相頡頏頡讓由君子觀之其所

歆豔侈譚者斷不肯以彼易此試參諸袁氏之持論亦戛然無愧詞已余閱縉紳間族譜多矣余亦嘗譜吾族今睹比部君所纂次條理詳密若緒分而綸合若網挈而目隨庶幾良史才哉至于敘述先謨訓飭子姓承往啓後之意諄諄乎其懇篤語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田文之誦其父曰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夫積行累善以遺諸後者其人可邇而知趙氏孫子讀斯譜慎勿忘永念哉廼若孝友雍睦之行敦詩悅禮之風則君家庸德事又耳熟語

